

同文
原版
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帝王部十六

帝功

武功

守文

中興

帝功一

原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猛獸食精民也精善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斷鼉足以立四極龜也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蛟

蟲死精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又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

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

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鷙鳥不

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飛黃出西方其狀如狐背上諸北僂耳之國莫不獻其貢

職皆北極之夷國史記曰帝顓頊高陽氏靜深有謀疏通知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

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方皆平而來服屬尚書堯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帝王世紀曰禹爲司空功被天下棄爲后稷播時百穀契爲司徒敬敷五教皐繇爲士典刑惟

明僞爲共工莫不致力益爲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爲秩宗三禮不闕夔爲樂正神人以和龍爲納言出納惟允

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色爲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

邦作乂庶績咸熙又曰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

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閔天封

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

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

母况復徵之乎史記曰文帝專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興於禮義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漢書曰

昭帝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旬

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

帝王部帝功

儲官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又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施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通鑑**曰唐太宗二十年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勅諸部皆願內屬上喜詔備禮告廟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勅諸部隨之上爲詩序其事遂勒石靈州 又曰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令賦詩起舞爲樂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又曰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又曰憲宗時裴度上言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又曰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始盡遵約束 唐書曰元和時帝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宋史曰太宗二十年間平蜀楚拓吳越所向遂志皆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又曰太祖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扈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 又曰仁宗銳意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富弼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 金史曰太宗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續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 元史曰仁宗入清內難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 **通紀**曰靖海侯吳楨督餉定遼至是還明太祖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楨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可不懼乎楨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又太祖贊曰帝功業益崇愈尚簡朴訓諭羣臣自爲誥勅用兵料敵機變如神嚴於禮祀誠心愛民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

帝功二

原四本具即帝功立 舉而措之事業 功業赫赫 功盛德厚 功侔太古 功冠往代 濟世之功 因時立功 戡定厥功 九鼎勒功 告厥成功 九功惟序九序惟歌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順

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迹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淮南鴻烈解云女媧陰帝佐處鍊治斷龍足以立四極又云龍大

龜天腐頤以龍足柱之楚辭曰殺黑龍以濟冀州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以積蘆灰以止滛

水又云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補五帝之漏目綴三后之類綱表正萬邦綱紀八極逆氣傷民絕

止之陰陽沈壅竅理之拯民沈溺天子急務剖判太宗竅領天地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嘗

百草之實定衆物之名甄度四海疏江橋川平均土地度九州分九州開九州導四瀆植

九數鑿江而通九路九河既道九川滌源治梁及岐浮濟達河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

既豬東原底平原隰既平泉水既清三危既宅三苗丕叙鑿昆龍開呂梁脩彭離隄弱水

辟伊闕決龍門開玉匱澧水東注維禹之績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茫茫

禹迹畫爲九州萬邦咸休維王有成績功蓋天下率土歸心唐太宗功德炳煥號稱賢君宋太宗具著

顯庸服我成烈愈韓在位長久令名無窮遼聖宗擊彼疲民轉之富庶邊烽不舉外戶不扃宋太宗

言振立紀綱脩舉廢墜元仁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遼太祖定議歲幣南北弭兵其宗濶濶此南北

南北講好與民休息金世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晉蔡謨言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隴蜀平後未

嘗復言軍旅漢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文物采章一新元世典章文物粲然成一

代治規金章興元聖功唐高祖爲興元聖功錄憂勤機略唐裴度纂述蔡鄂用兵以來主上憂勤機略

武功一

原大戴禮曰軒轅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史記曰軒轅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兵師爲營衛帝王

世紀曰黃帝有熊氏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

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

於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龍魚河圖曰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

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

黃帝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

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服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股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代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帝王世紀曰顓頊生於若水首戴干戈二十登帝位平九黎之亂又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又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遣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授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與師伐葛伯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怨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桀殘之遷於南巢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帝王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於諸侯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櫓王親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爲王係親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爲係轡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禽費仲惡來紂赴於京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太白旄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於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頭懸之小白旗又曰武王四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於鮪水甲子至於商郊又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軍中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與師渡於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奔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叛紂死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又曰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與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音搖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富庶因此有意乎滅匈奴

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埽五王之庭納休屠毘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東觀漢記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威陳威武齊集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重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灌水爲之不流張衡東京賦曰我先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機槍旬始羣兇靡餘魏志曰初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收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通鑑曰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絕之又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諸城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江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又曰太元七年秦大舉入寇詔以謝元帥衆八萬拒之秦將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元憚不敢進秦遣朱序來說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梁成阻澗爲陳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石等水陸繼進秦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也秦兵逼淝水而陳元遣使謂融曰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可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渡遂麾兵使却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元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也堅中流矢單騎走唐書曰唐兵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陳高祖兵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

分兵斷其軍爲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 又曰太宗平王世充凱旋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

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又曰秦王征竇建德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鬻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獲之

又曰肅宗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

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太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鬻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又曰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亘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全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 又曰奉天

之亂李晟克復京師露布至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湯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曰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李愬師夜起李祐以突騎三千爲前鋒愬率中軍三千

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成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磯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遣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墻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愬不戮一人屯兵鞠塲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鞬見蔡人聳觀 宋史曰太祖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命曹彬等出

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初聞作浮梁問其臣張洎洎言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耳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通鑑曰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頓師城下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君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刀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宋史曰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北師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今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朕計決矣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又曰潘美等軍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麾衆少退是夕繼元遣使奉表請降明紀事本末曰太祖之伐漢也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前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鬪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燭餓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及明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復聯大艦拒戰敵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曰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

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鄰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大將軍達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又曰高煦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之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上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為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驚而寡謀外慙中恒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又曰宣宗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於馬上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武功二

載續武功詩

無忘武功

詩

皇矣漢祖聰明神武

武皇之興神武蓋天

仁德內洽神武外照

晉中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禁暴戢兵保定天下

明王之征猶時

雨也

大戴禮

文王之時民樂師興

南征北怨

前歌後舞

不言同辭

不占自來

文

王一怒能安天下

孟子

頓戟一怒伏尸滿野

天子之怒伏尸百萬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

詩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天子出征受成於學

天子出征類乎上帝

帝王出征

車載廟主

虞決

王用出征

周王于邁

殷受維命誓伐放橫

諸侯不義從而征之

受命

誅橫順天之德

春秋元

承害誅害以從天心

兼弱攻昧推亡固存

黃帝伐九黎

帝舜伐三

苗

詳帝

堯伐驩兜

禹伐共工

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

啓伐有扈

武始北

出

禮

宣王北伐

義和酒淫

往征之

誕將天威威劉厥敵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保佑命爾變

伐大商

章顧既伐昆吾夏桀

載彼淮浦王師之所

四征弗庭

綏厥兆民

式辟四方

晨舉脂燭過水拆舟示無返志說苑有苗不恭汝徂征書赫赫明明王命卿士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武夫洗洗武夫滔滔詩耀兵饗軍練師簡卒爰整其旅魏明帝振師五柞習

馬長楊揚雄戎車既飭詩乃駕騫冥之乘六韜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詩並前朱雀後

元武左青龍右白虎儀禮以鵬鴞爲旗幟列子以旌爲和之門周禮旌旗十里書汎舟萬艘魏文帝躬秉武

節論典親御龍舟魏志陣爲不戰河圖陣於商郊書矢于牧野維千侯與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敦商之

旅其會如林牧野洋洋檀車煌煌詩並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書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詩總干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禮記貌貅戾獸黃帝教之戰劉子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易戰于鳴條大戰于甘血流漂杵

舉雲與東觀漢記誕將天威將天命明威董之用威書並變化如神魏書變化無方英雄記龍舉翼起楚漢春秋龍

靈外覆王傑四子稱德外輝武威荀悅漢記威光左埽曹植威先遠震劉劭威加四海漢書威震六合張儉威震天

下魏志罔弗祗畏書莫不震疊詩黃帝威四盜魏論萬高陽平九黎五十二戰黃帝二十七征湯

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並帝王世紀甲士三千破紂於牧野淮南子撥亂反正漢書折鐵摧木論衡罪人黜伏書

攘除不軌風俗通脩教爲伐因土而降左氏嬰城者雲撤帶邑者席捲抱朴子殺蚩尤於絕轡之野帝王世紀

克殷誅紂尉繚子并項滅嬴傳元古取秦如鴻毛舉楚若拾遺梅福斷脩蛇擒封豕韓子斬銅馬破檀鄉後漢

紀先武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孝武征匈奴埽五王之庭論典薄伐獫狁獫狁于襄詩攘服四夷天下

安然新序偏師出塞漠北地空詩帝蕩鬼區於白水禽矯制於遐川曹植南威百越北攘匈奴劉歆斷匈

奴隔元菟劉歆威震赤谷賈逵永平頌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詳韓霜雪被而荻棘枯紘綱振而逆鱗竭詩中

總螭虎之勁卒即矯塗其如夷韓幹踰長城之阻登單于之臺論典西壓月窟東振日域楊雄東臨滄海西至

玉門陳思王屠柳城度龍塞琴瑟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史記執訊獲醜詩俘厥瑤玉書于疆于

理詩百戰百勝鄒衍克殷年豐左傳班師振旅書殺一夫而利天下韓六韜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書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禮記出征執罪釋奠於學禮記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春秋拓土三千里往返速若飛王粲詩

櫛風沐雨以申弔伐宋呂端 成算所授無不克捷明太 騰書隴蜀告示禍福漢光 混一諸夏大振英

聲宋趙普 外事征伐內脩法度周世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唐憲 兵不血刃罪人斯得明宣 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 直抵大梁擒其僞主後唐 車駕南征盜賊悉降漢光 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周世 以此橫行

天下可也唐太宗拔西河郡往送凡九日高祖 朕為將如此何如太宗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大磧過去

書報太子及高士廉 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鄧禹對 強藩悍將皆悔過而效順唐憲 經略四方頗知

用兵之效唐太宗 大小百戰未嘗不親冒矢石明成 藏弓矢於武庫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孤矢制倍於常

之每郊社重禮必陳於 立射碑於高阜金太祖南成童嘗散步門外南望高阜使眾射之不能至太祖一發

步也天德二年 討滅桓元 興復晉室 北擒慕容超 南梟盧循魏崔浩請 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紀

律設張赫然號中興唐憲 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攝華夏周世 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

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 驟車出蜀 青蓋辭吳宋太祖平 削平寓縣 載整皇綱 復周漢之舊疆籠

綏羣后 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宋太祖 爰從江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 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

直接於錢塘 犄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 崛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帆乃出

奉揚寬大撫戢吏民 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元伯顏平 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 南控閩

越 湖湘漢河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奄入南方盡為我有明太祖撤諭齊魯河

守文

繼禹之道孟 行湯之政史 繼文之體春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儀式刑文王之典詩 嗣守文武丕

訓 對揚文武光訓 宣文武業 法文武遠迹帝王 有聲繼伐 昭哉嗣服 下武繼文 鴻膺奉統東

丕承基緒 右隆世業漢書 以奉大業東 太平君子持盈守成 內脩諸已思先王之道 順天尊文書

繩其祖武詩 克終允德書 世德作求詩 其承厥志書 永保宗廟總一海內漢書 夏啓以先史 復

命武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 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詩 宣二祖之重光

襲四宗之緝熙班 世有哲后 仁聖相襲陳思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詳帝 守文佳主晉陽 增取或可

此為 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ongbook.

以力得而守不可以不慎唐太宗與侍臣論周秦脩短因曰周得天下增脩仁義泰得天下創業之不易既

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英雄競逐創業則難守文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英雄競逐創業則難守文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英雄競逐創業則難守文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英雄競逐創業則難守文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英雄競逐創業則難守文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英雄競逐創業則難守文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英雄競逐創業則難守文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英雄競逐創業則難守文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英雄競逐創業則難守文則易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英雄競逐創業則難守文則易

中興一

原續漢書曰昔昇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牧人能脩德復夏厥勲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

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

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賡武功既抗文德聿

脩勲績弘矣漢書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洵洵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

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

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宋英宗時景德以前足為繼世賢君胡新安論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

信賞罰為治金世宗誠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世宗大定二十八年萬壽宮宴於

上驪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世宗大定二十八年萬壽宮宴於

樂之中明孝宗時丘濬上言

中興一

中興一

中興一

中興一

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胤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舉羣賢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爲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鬻切潛潛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茨棘枯橫網振而逆鱗埽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東觀漢記曰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爲非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爲之 帝王世紀曰春秋興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通鑑**曰太興元年瑯琊王睿即位於江東祖逖言於上曰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晉主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但給千人廩布使自招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 唐書曰明皇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太子乃還次平涼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至於靈武裴冕等勸即位 又曰廣平郡王侃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復京城肅宗還京師 又曰順宗旣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以問蔣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 宋史曰靖康中王雲以給事中使金議割三鎮以和雲還固言康王舊與幹輿不結歡宜將命帝恐爲所留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王之理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民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賊也共譟而殺之王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爲驗天命云 **通鑑**曰康王初即位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

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雙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保守一隅不可得也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遂決幸東南宋史曰高宗廟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表率禮官議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恐在天之靈有不安會禮部太常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為有證詔從之

中興二

功光宗祖漢書弘宣祖業類紹先之業書復先王之道復文武之境土詩復禹之跡紀世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左傳與哀撥亂詩復見漢官儀東觀漢記國家再造唐肅宗還京師廣平王儼郭子儀來自中

興文物肅宗中興文物未完于休烈獻不因人情何以興復建寧王伋與李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宋高宗

海言於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扶持王室幾致中興唐鄭畋勸帝還京疏二十上宋宗軍威始盛郭子儀將兵至靈武銳意興復宋孝

墓道

原甯然喪天下莊子輕四海之祿漢武志存四海之外符得道貴而不驕呂氏春秋檄鐘懸而閑居列子

去妻子如脫躡漢武坐華堂森然如松生於棟面雙關無異崔魏之冠蓬萊德詳帝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間

想說世與元通靈白虎通坐牀生塵林語問長生之術問至道之精莊子請不死之藥帝王至襄城之野

往崆峒之山莊子到峨嵋見皇人抱朴子執元璧見王母魏起穆天子傳見黃蓋童子見紫府先生抱朴子黃

帝候神人史封禪孝武好方士東方朔云駕雲車史記燃九光燈設蒲萄酒漢武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

露張衡西京賦通靈接神抱朴子會於西山韓宴於閑館相通天臺招仙人史記集靈宮懷仙者相譚築

望仙觀作神明臺三輔舊事青鸞集殿武帝白雲趨宮上西山為謠穆天子傳穆丘迎拜列仙玉女為王

母所臣巨靈告求道之法漢武王母授地圖周王母獻白環帝王神女持酒孫氏王母仙桃武帝

嵩高見王母嵩山甘泉王母降幽明受道於元素抱朴子登紫臺之文漢武象罔得珠莊子怡然自

得列子役使百靈抱朴子能總百神曹毗朝使百神列仙息駕元圃符子塞裳紫宸黃帝騎龍乃去

史升龍高躋抱朴子唯劒烏在列仙上方御神仙之事宋徽宗稍稍復惑方士唐穆宗立雖詳柳泌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帝王部中興墓道

七

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元仁 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仁宗 詳延茂異物色隱淪 思訪話言用熙庶績宋真宗

奉希夷而為教法清淨以治民 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為之理真宗 訪求道教仙經建

洞天福地徽宗 令天下洞天 躬受道家之錄唐武宗 去清廟之法甚銳而躬 留意黃白之事陳搏 謂周世

四海之主當以治民 治丹劑求長年唐憲宗 煩一州而致長年台求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諫官言列聖

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 告錫靈符唐天寶元年有韓降丹鳳 拜迎天書宋真宗 冊為教主道君

宋徽宗調道錄院上章 自號大羅天仙明世宗 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徽宗

冊已為教主道君皇帝 清至與語明太祖語求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 白鶴遶壇卿雲捧日明世宗 連金鑪大齋於內

士林靈素之徒爭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 白鶴遶壇卿雲捧日明世宗 連金鑪大齋於內

徧往物色之不能得明太祖 語求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 白鶴遶壇卿雲捧日明世宗 連金鑪大齋於內

為之道真宗 祀汾陰次華州幸雲臺觀召見隱士鄭隱李 問長生久視之術宋高宗 召問蜀人皇甫坦坦以長

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其一帝 言事甚眾但外廷無知者真宗 嘗語侍臣曰神教為朕言事甚眾 朕常念

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元祐 以寵長生久視之道於丘處機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朕也 道者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天祐 道士司馬 何處更求長生唐宣宗 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

神慮澹則血氣和 嗜欲勝則疾疹作布衣張皇 治世莫若愛民 養身莫若寡欲宋太祖 素

白日冲天何益於世 勤行脩鍊無出於此宋太宗 太平興國中陳搏屢朝見上益加禮重因遣中使送至中

山野之人於時無用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何益於世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道可以教人乎曰博

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鍊無出於此唐宣宗 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

增許所止雲臺觀上屋與 士有道者匿名滅景唐裴濟 求於世宣肯干謁貴近自衛其技滅 終帝世無他驗

唐敬宗感佛老有言周息元壽數百歲為國圖以觀之終希世之息元 堯舜得壽不因大丹元大世祖 時方士請

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百歲為國圖以觀之終希世之息元 堯舜得壽不因大丹元大世祖 時方士請

所需廣希憲具以素漢故事奏且曰免 熙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明太祖 謂宋濂等曰秦皇漢武好神仙

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 梁武帝談苦空梁元帝講老子皆足為戒唐太宗 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

絕方士之說唐憲宗 與宰相言 謬謂長生可得一意脩元 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脩

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民熙物洽薰為太和是陛下性中真樂也 遣與天通命由我立是

陛下性中真壽也明海瑞諫世宗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漢武帝末年對羣臣數曰向為方士所欺云云

過求長生遂被奸人誑惑明世宗

雄才一

原漢書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荀悅漢紀曰武帝恢萬世業內脩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為盛焉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魏志曰太祖漢相曹參之後也桓帝時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元南陽何顥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吳志曰孫權屈首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鼎峙之業通鑑曰劉先主自詣孫權求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必非久居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又曰後魏主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又曰魏爾朱兆委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使握大兵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又曰唐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諫者皆失舉措因假之辭色又曰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陲響服威望大矣又胡致堂論曰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唐書憲宗贊曰帝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

收成功 通鑑曰唐宣宗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自問閭細事或談宮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等自為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五代史曰周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 通鑑呂氏中論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讌笑收之而有餘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 通紀曰韓林兒以太祖為左副元帥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初克太平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太祖召安語時事安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又曰吾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

雄才二

雄才大略 漢書 雄才遠略 魏志 雄略之主 吳志 一世之雄 徐爰 天姿傑邁 晉書 意思安閑 魏氏 威鑒

電斷 晉書 論決大事 魏書 沈毅大略 晉書 舉止自若 續漢書 謀經藝發圖識 東觀 不震不動不難不疎 詩

才直驚人勇非人敵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 東觀 壯士何畏 漢書 按行賊營 東觀 迴山倒海 宋 迴天倒日

鞭笞天下 史記 囊括天下 漢書 席捲天下包舉寓內 執朴鞭笞 賈誼 折筭以笞之 東觀 拔萬國之

地 九州之結 子傳 心如饑虎志若秋鷹 漢書 據河為塞塹山堙谷 直抵南山以為關立石東海以為門 史並

記 沈謀英斷 宋太 英暢神武 明宣 性英武 唐明 人皆服其英武 明世 材明勇略 漢光 憚帝英

睿 宋太祖受禪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 威德兼隆英略間見 遠太 英謀睿略豁達大度 金太 機謀在已

取舍如神 遠太 內脩政治 外拓疆宇 宗聖 闊達多大節 馬援 深沈有大略 元太 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 漢光 智慮絕人酷類先帝 明卓敬 天子明見萬里外 先武 以聖書諭河西皆驚 帝明見萬里外

徐達 漢武雄才大略後世罕及 明太 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唐太宗 祭 聰明英又為南渡諸

帝之稱首 宋史 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 宋史 論 虞宗

藝能